

1980-2000 学生创作精粹

未名湖是个海洋

诗人都藏在水底

灵魂们都是一条鱼

也会从水面跃起

素描

影子的

北京大学卷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1997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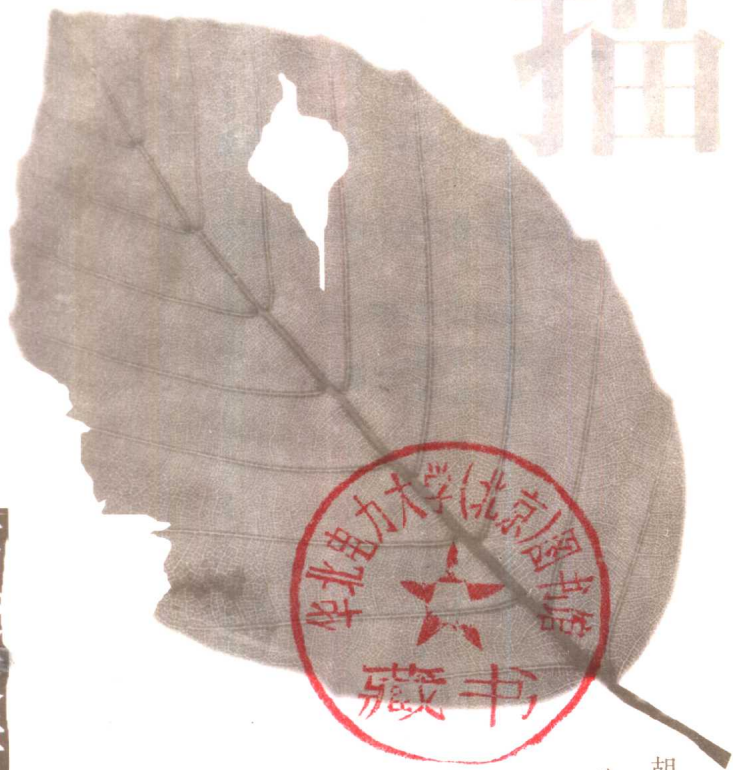
I217.01

H510

素描

影子的

北京大学卷



胡旭东
选编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京电力大 003173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子的素描/胡旭东选编.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7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北京大学卷)

ISBN 7-5007-4256-8

I. 影… II. 胡…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261 号

封面设计:缪 惟

选题策划:汪露露

责任编辑:

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

影子的素描——北京大学卷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100708

山东高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4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山东第 2 次印刷

本次印数:6000 册 定价:16.00 元

ISBN 7-5007-4256-8/G·3023

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010)84037667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总 序

温儒敏

作为校园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高校之中的文学创作一直十分繁盛。年轻的心灵是敏感而多思的，本来就是文学的近邻，加之高校浓郁的人文氛围的熏陶，使得许多大学生都曾拿起纸笔，书写自己的感悟和激情。他们组织社团，编辑刊物，彼此交流，薪火相传，构筑了“高校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

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出版的这套“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便集中展示了近二十年来高校文学的创作实绩。据我所知，这样大规模地推介高校文学作品，尚属首次，它为读者了解、体味高校文学的整体风貌及变化轨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件工作的价值，我想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校园之中的文学创作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的希冀、想像、感受和经历，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以及对急速变化的时代的思考，都直接见诸文字。因而，二十年来校园文学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记录了校园生活多姿多彩的现实，反映了大学生丰富的心灵变奏。阅读这些作品，有助于理解时代浪潮之下年轻人精神趋向的演变，它们在社会史、文化史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高校之中的文学创作并不仅仅局限于校园的围墙之内，它具有一定的延发性，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虽然很多作品没有发表，只在校园之中流传，阅读，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些作者在告别大学生

B

总序

北京大学

卷

◎ 影子的素描

活后也可能已放弃了写作。但应该看到的是，还是有不少人坚守了自己的理想，经过潜心的实践，终于成为作家、诗人，活跃于文坛，使早年的文学之梦变成了现实，他们大学时代或稚拙或激进的文学实验，也没有被岁月湮没，而是不断生长成为新的文学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高校文学具有一种“潜在写作”的性质，它像一块苗圃孕育了未来茂盛的文学森林。

其实，如果稍加回顾的话，我们会发现，新文学的历史一直与校园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时期十分著名的刊物《新潮》就是出自当时一群北大学生之手，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都对新文学的展开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大学不仅向文坛输送着充满活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年轻作家，还是文学的观念和技巧建构、传播和实验的场所，同时它的氛围也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品格。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彼此互动中，一幅崭新的新文学发生图景正若隐若现。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尝试描述二十世纪文学与大学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尚待开掘的课题。

要简单地概括高校文学的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的学校拥有不同的文学传统，不同年代的文学追求也迥然不同，这使得校园之中的写作呈现出纷繁的多元局面，甚至还交织着冲突和论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具有一种非功利的原发性，既不接受既定指令的约束，也没有过多地受到商业因素、文坛势力的影响，而是本然地源自创作的冲动，较为贴近文学的本位，更多地体现出纯文学的立场。不仅如此，年轻人的思想还十分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不愿循规蹈矩地沿袭前人的思路，因而他

们的写作往往勇于实验，先锋性较强，总是打破传统的阅读期待，构成对文学成规的挑战，而这正是校园文学清新的活力所在。另外，他们的作品，有的可能颓唐消沉，有的可能激昂愤世，有的可能玩世不恭，但无论其内容、情调如何，一种理想主义气质总是贯穿其间。这种理想主义并不等同于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与对复杂的历史现实的无知无关，它是一种热情的有关未来的想像，是对生活意义、价值的执著追求，是青春天然的底色，即便它是以一种曲折或隐晦的方式来表达的。或许，这样的说法有点过时，但在当下这个价值尺度失落的多元社会里，我相信，理想主义仍是一笔不能丢弃的资源，它不仅是高校文学的特征，也应实践于大学教育的理念当中。

最后，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这套丛书的时间跨度为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有了某种历史的反观距离，在作品的选编中也会处处渗入选家的目光。哪些作品被选中，哪些被忽略，暗示了当下的美学尺度对往昔创作的评判。在今天看来，有的作品或许粗糙幼稚、技法简单，在文学观念上或许较为陈旧，不能满足今天的阅读口味，但它们都构成了高校文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角度出发，阅读这些作品，做同情的理解，可能会别有一番风味。

影子、可能的传统和我们的 “文青”时代(序)

胡续冬

北京大学

卷

◎ 影子的素描

接到出版社邀请编选这本北大 20 年来学生作品集的时候，我刚刚受到了多年来和北大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诗人桑克大哥语轻心快的批评，原因是我此前涂写的一篇“地方志”式的长文（《北大诗歌在九十年代》）在他看来有借修史之机拉帮结伙的嫌疑，而我家乡一位肝胆相照的诗友于年初告诫我不要在北京搞“码头文学”。友人们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把“北大”二字看成是绑票的文坛打手了。因此，几乎是在我欣然应允这桩能令祖坟冒青烟的积德差事的同时，忧虑就开始像一队盲目的松毛虫一样在我脑中乱爬——我是不是又在犯傻，一边拿北大这块砖头往自己脑门儿上砸，一边吆喝着：“来来来，捧个人场，看看老‘文青’（即文学青年）的硬气功？”

其实如果不是我在北大厚着脸皮赖了近十年，这种“码头文学”的指责八杆子也打不到我——一个本性对“北大”这块招牌浑不吝的老刺儿头，但既然打着我了，我也不能白挨——这些年因为北大我白白地被火车上的民工兄弟仰慕、白白地被一部分城里人嗲声嗲气地说“哇，你好有个性哟”、白白地被另一部分城里人描述为“该死的知识分子”——我得还嘴。嘴倔一点就说“人家就是喜欢这个码头嘛”，嘴软一点，嘻嘻，“其实呢，‘北大文学’这个东东

还是有的，给点专业精神呢，就叫做‘传统’，哎，人是人他妈生的，北大文学是北大文学他妈生的……你问他妈贵姓呀？免贵姓影，请看这本《影子的素描》……”

（以下开始板着脸）

这本书的书名来源于北大 90 级的诗歌隐士冷霜 1995 年发表在同人刊物《偏移》上的同名诗作《影子的素描》。我认为这首诗的题目和诗中的一段内容恰好暗合了我编辑此书的两个基本想法：

其一，20 年的时间不算长，但由于 1980—2000 年这 20 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浓缩了数次社会心理结构转型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作为其标本的北大自然处于各种“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话语强力的剧烈纠缠之中，而校园里的文学书写作为北大最富戏剧性的精神层面——学生的意识状态——的最为敏锐的表达方式，就更是显现出变动不居的特征。因而，20 年的时间好像又是十分漫长，长得我们在挖着鼻孔读着 BBS 上游戏味十足的网络文体的时候忘了 80 年代初的 GCJJ 们流着鼻血在毛语体的祭台上大抒奋发图强之情的壮烈景观。由于种种作用于校园内文化、亚文化氛围的遗忘像随手按下的 delete 键一样删掉了附着在前人文本上有血有肉的活背景和小传奇，使得它们仅仅像影子一样飘忽在本地文学的局域网中，而将它们选编成册的举动也仅仅是为这些文本态的影子画一次集体素描而已，是在挽留影子的影子。西渡师兄曾将 80 年代末他选编的北大学生诗歌集定名为《太阳日记》（取自骆一禾的同名诗），光华而壮丽，带着激越的乌托邦冲动，这在当时无比贴切，而我现在只能把对零散的影子的没有油彩、没有景深的素描当作这种回溯行为的准确譬喻，世道变迁如此之快，名犹如此，人何以堪。

其二，冷霜在《影子的素描》中写道：

B

序

回音使房间有如仓库。总有一天，
为他开门的会是一个影子：
命运指引命运，书繁衍书，一支小火
被点燃是借另一支要寄身其中的蜡烛……

这段诗本来是在描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它以惊人的简洁复现了博尔赫斯的一个基本的文学理念：一个作家通过在前人的作品中搜集“回音”建立起了他自己的营养谱系，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勤劳的儿子生产出了他的父亲。这一谱系不仅维系了他自己的写作，更重要是前人的影子，“为他开门”的影子，通过指引他的写作又一次加入到知识的循环和文学的大道周行之中。每个作家个人的写作意义不在于宣扬他自己的独创性而在于谦逊地使自己的影子成为环环相扣的文学传递链条之中小小的一环。这也正是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的原因所在（国内知识界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读，认为“作家们的作家”指的是类似“桂冠作家”的赞誉，实际上它是指以互文性的方式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诸多作家身影的集合的意思）。而我之所以在这里引用、阐述这段诗，是因为它所包含的这种蕴意同时也是我对北大校园写作的承传性的一种善意的想像：删除了各种附加文化值的作品虽然像飘忽的影子，但它仍能栖身于后辈人的身体之中，像一支蜡烛一样在他人的蜡芯上点燃新一支火焰。

事实上这种被姑且称为“北大写作传统”的东西在诗歌界一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虽然它所激发的探寻热情要远远大于学理化的结论。而我倾向于认为这种传统是可能的，尽管我一再把这种传统保守地描述为穿行在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戈麦、西渡、哑石以至我的同辈诗

北京大学

卷一

◎ 影子的素描

人们身上的一种严格的写作伦理。经过 20 年或紧或松的薪火相传，北大出身的诗人们至少留下了三笔可供后起的习诗者不致拮据的财富：一是 79、81 级诗人们留下的关于历史、宇宙、灵魂世界的雄奇而修远的想像力；二是 83、85 级诗人们留下的冥思、理智、对技艺的关注和在内心生活中寻找语言欢悦的能力；三是 90、91 级诗人以及同时在校读研的一批诗人留下的诗歌观念上谨慎的怀疑主义和发掘日常生活中潜在的诗歌资源的劳动热情。至于小说和散文，这种“薪火相传”的意味似乎不甚明显。但我认为如果拥有较为稳定的流传途径的话，至少在小说写作上，83 级蔡恒平和 90 级马力、汤一原、孙健敏等人的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会令后学者受益不菲。

说到这些作品的流传途径，不能不提到这 20 年来的学生刊物。最近由于经常泡在网上，干过不少将弟兄们的作品贴在网上的勾当。虽然贴起来愉快无比，但在电脑上读起来却像是戴上了劣质紧箍咒，前重后轻、左宽右窄，感觉很不舒服，还会连累原作的水准。在选编本书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大量在校学生创办的或者是离校后起到凝聚作用的学生刊物和同人刊物。当手指触到那些灰头土脸的封面时，一种莫名的兴奋油然而生，仿佛一个人穿过时空隧道触到了多年前的自己。我是一个“老民刊”了，曾经编辑、主持、创办了数种大小、或长寿或短命的刊物，对于不同时代民间刊物的印刷方式、封面质地、装帧风格、编辑体例、版式乃至纸张、油墨的特殊气味熟悉无比。同步于整个中国民刊风格的转变，北大的学生刊物基本也有一个从滚轴油印到复印、胶印的范型变化。而有趣的是我的办刊生涯恰好完整地经历了这个三级跳，从刻钢版到使用 Word 排版，封面从草纸般的小黄皮到南韩纸、铜版纸，其间回荡着我至今也丝毫不觉得羞愧、顶多只觉得憨得可爱的“文青”时代——虽然“文青”一词我自己在某些场合下也当作一个损人不利己白开心的噱头来使用。每个大

B 序

北京大学

卷一

◎ 影子的素描

师状的人、每个人模狗样对一切不屑一顾的腕儿都曾有过血气方刚、愣头愣脑的“文青”时代，这一“文青”时代的普遍性给所有战战兢兢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极大的告慰——看看早期的《启明星》，西川、臧棣都有他们的爱因斯坦小板凳。这个没有“文学场”的利益之争、没有打肿脸充胖子的“文青”时代可能是对于文学本身而言最健康的时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体例上所分的三卷：诗歌卷、小说卷、散文卷其实很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某种意义上真实传达了实际写作状况和成就的不平衡。北大学子的诗歌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这里毋庸赘述，因而为了体现它的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从七七级的诗歌先行者开始到九八级的在校本科生截止，我尽量挽留每一届学生的“踪迹”，同时有些重要的诗人除在校时期作品外还收选了近年来的创作以示其变化。为了不与《北大诗选》的收选范围重叠，我将重心偏重于写作时期处于九十年代的诗人，而这恰好也是我所熟悉的。小说卷我不遗余力地推荐蔡恒平和九零级中文系作者群，因为外界的人们对北大的诗歌投注了过多的热望而忽视了这些作者已将北大学子的小说写作推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高度。至于散文卷，虽然散文的概念极为宽泛，我所熟悉的校园诗论、文论类本应列于其中，但考虑到如此一来容量将会剧增，并有成为诗歌、小说卷附属物之嫌，只好作罢，收些七零八碎的随笔、札记、杂议和醋溜溜的小美文，以示其出没在游手好闲的学生生涯中的随意性和非系统性。

草成此文，算是序言。（自己给自己编的书撑门面，苦哇！一点也不好玩，呜呜……）

2000 年儿童节

小 说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我在写作时常常要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事务打断，所以一怒之下终于下定决心到市郊租间屋子住去。

游戏或制作游戏

斯 夫

一家三流晚报的一流记者 H 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作家”。并说在我的笔下“垃圾也会透露出一股安详的美”云云，这当然是至高无上的赞美。

我是在摘录几句含蓄的广告词语时偶然看到这篇文章的。“兴趣广泛”我不知道他是指我本人还是指我所写的那些小说，至于“垃圾安详的美”恐怕是一个小小笔误所致。

那天下午我正在屋里写我那本厚得不得了的书的第九章，我将捡到的一张方便面包装纸贴在这一章的中间部分。然后下面写了一句题辞：“一个女人烫过的头发就像方便面”。这时 H 先生破门而入，采访进行到尾声，他按一般采访文章惯例问我正在写什么，我将正写的那本书指给他看。结果他那篇评论文章的引文变成了“方便面就像一个女人烫过的头发”。又联系着书中贴有许多布头、颜料广告等等，于是推衍出那句大胆而富于创见的赞誉。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我在写作时常常要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事务打断，所以一怒之下终于下定决心到市郊租间屋子住去。

我挟裹了被子乘车到郊外，一边逛着郊外的景色，脑子里一边继续构思我书中那个女人，谁知因为我租房子的愿望太强

B

小说

北京
大学

卷一

◎ 影子的素描

烈，这个叫 W 的女人竟在我脑子里变成了女寡妇，刚刚死去丈夫，只好靠租赁房子过活……我跟她大声争吵着她从一个未婚的四旬处女变成一个女寡妇的不合理性，而她却娓娓向我解释说她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温柔体贴的女房东……这样，我稀里糊涂走进一条街，看见一家院门上写着“租房”两个字便跨了进去。

院子里站一个正晾刚洗好的衣服的老太太。她的头部包一块深蓝色头巾，只露了一点又干又瘪的脸在外面。头巾的毛边角拉在脑后，随着头部扭动而在脑后摆来摆去。

后来在我这本书中写道：“一个用头巾包着的老妇人的头部，就像一只蹲在晾衣服的竹棍上的乌鸦。”

“只有一个套间，没有别的房子了。”她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后说。

这是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婆，是不是老处女很难说，但年纪肯定远不止四旬。她领着我看院子里的房子，嘴里说个不停，大部分话是对她自己说的，说她一辈子如何如何命苦，没有人照顾她而她总是照顾别人，比如我，她曾死过一回，可惜穷得衣服太厚跳到井里又浮了上来落得自杀未遂等等，后来她又开始向我介绍这个院子的情况。说这个院子住过许许多多的人，但都死掉了。讲到这里，她突然停下了，转回身子用一双阴沉的眼睛盯住我，说：“当然，我没死，因为我站在这儿。”声音很威严，说完继续领着我走。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坐北向南。南边是院门和院墙，东西两边各是两间边房。正北面是建在一个一尺多高的基台上的正屋。这是个套房，大屋里套个小屋，因为两个边房已租给人，所以我只能住在这间小小的套间里。

白天，整个院子里就只有我跟老太婆两个人。另外两个房客都是外地的中学老师，在 P 大学进修旁听，要到晚

上才回来,所以很是安静。

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写作。此时的 W 已经开始向我求爱了,无耻地向我讲述她是如何如何贞洁。“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将两只手捂在胸口说。是的,她很明智,因为我打算在第十章就结束她。至迟不超过第十一章。“难道你还不答应我这个可怜的人儿的临终要求吗?”她说她终生的愿望并不是做一个女房东,而是嫁给一个像我这样已经开始秃顶的作家等等,后来竟哭成一个泪人儿,煞是动人。而我不为所动,只答应让她再活得长一些。恰在这时,也就是 W 向我求爱达到高潮时,我听见那个像只乌鸦的老太婆在外屋叫我。我将笔摔在桌上拉开门走了出去。

老太婆住的这间大屋里堆满了纸盒子和纸房子,她除了出租房间外还靠裱糊这些纸玩意儿卖给鞋厂及幼儿园过活。这时,她站在一个纸房子旁边,手里牵着一根绳子,等我一出来,她冲我高喊:“一——二——三!闭上眼睛!”

我无可奈何听从她的吩咐闭上了眼睛,等听到她咯咯的笑声后才睁开眼睛,只见老太婆笑得前仰后合,而那个纸房子的所有窗户全打开了。“一——二——三闭眼!”我又听到老太婆的喊声,等再次睁眼时发现窗户合上了而门又打开了。后来老太婆变魔术般手里牵着那根绳子,一会将那个房子变成几个四合院,一会儿又变出几条街道。老太婆咯咯笑个不停,最后笑到将两只骨节粗大皮肤干裂的老手捂到脸上。

我站在那里无动于衷。她笑着笑着,将捂在脸上的手指张开,眼睛透过手指缝看着我,不一会儿,她的笑声停下了,两手从脸上撤下。眼睛又恢复了先前的阴沉。“我知道你不感兴趣。但没关系,这只是第一次。”她冷冷地说。

正像她向我宣布的那样,以后类似的把戏又进行了多次,

B

小说

北京
大学

卷一

◎ 影子的素描

比如深夜我正在写作时，她突然从窗外伸进两只手，牵了一根细绳子，将一个稿纸大小的纸人儿拉得又踢腿又伸胳膊，对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我一概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冷淡。

后来愈演愈烈。一天晚上，大概是后半夜的某个时辰吧，她又把我叫了出来。她坐在窗前，屋里没有点灯，明亮的窗户映着她干瘦的像个桃核的脸，就像电视制作间里导演面对一张大屏幕坐着那样。屋外月色皎好。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院子里的一切。

等待了很长时间后，她低沉地说了一句：“注意！”然后将两手举了起来，在窗前做了一个两手交叉挥动的动作。我将目光通过窗户投向月光下的院子。不久，东西两间边房的门打开了，那两个单身男女从各自的屋子走了出来，匆匆经过院子，分别进入了对方的屋子。

“天一亮他们醒来就会发现一场好戏！咯咯咯咯……”老太婆压住嗓门摇摇晃晃笑倒在窗前。

早晨吃饭时，那两个男女局促不安很晚才进来，在饭桌上一句话不说，满脸通红。老太婆坐在我对面，用一把勺子将汤盆弄得很响。同时不断向我得意地挤眼。

这实在是一个低劣的裱糊匠的二流把戏，她无非是利用了两个单身男女的梦境，再在时间的同一上费了点手脚而已。

W终于死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尽管早就跟我青梅竹马，进入少女阶段后又跟我关系暧昧，青年时期曾和一个戴金丝边儿眼镜的男人有过一段若即若离，但那是一次“人生的轨迹偏离啊！”——按她的话说，所以直到临死都在向我陈述她的贞洁，然而我还是拒绝了她。她死得很凄凉。没有人给她送葬，也没有人为她哭泣……还是我念她对我的旧情，为她伏案痛哭，在她的坟头栽满了洁白的永

开不谢的鲜花!

进入第十二章,我决定写我外屋这个二流裱糊匠。

我采取了严格写实的传记式写法。将她的一生按年岁分了五个阶段,写她的出生,写她天真的幼孩时期,写她妙龄的女郎时期——生计所迫,匆匆就消失了;然后再写她中年、老年,直到进入坟墓——尽管此时她就在我外屋裱糊她那些纸玩意儿。

为了让读者对她的生活有个明确的印象,我还特意详细写了她某一天的生活。这一天我选择在她刚刚开始她的裱糊匠生涯的不久……早晨她将裱糊好的纸盒子用一个平板车拉到一个大集体性质的鞋厂出卖,这个厂便宜地买下这些盒子后厂长将几个叽叽喳喳的女工找来把盒子拉到装货车间。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就将盒子贴好商标并将一双双崭新的皮鞋装了进去。进货的找上门来将新鞋拉走了,最后摆到了鞋店里的货架上,快中午时分一个穿前掌开裂的塑料底布鞋的知识分子走进店来,他刚领了工资,狠狠心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一买下了一双皮鞋。将脚上的破布鞋换下装进盒子走到街里来。碰巧遇到一个收破鞋的老头。于是他便将盒中的破鞋五毛钱卖了出去。路过菜市场时用五毛钱买了六个马铃薯放到盒子里走回家中。爱人在走道里点燃煤气煮面。他蹲在一边儿削马铃薯,削好后将那个鞋盒的一面掰开权当簸箕把地上的马铃薯皮扫进去一同推到楼下的垃圾桶里……下午时分,老太婆推着她的平板车出现了。她的车上已经堆了许多捡来的废纸、废纸箱等等。因为她裱糊纸盒子需要这些。她将车停下,走到垃圾桶边用一双阴沉的眼睛往里面探视看看是否有她要寻找的东西,这时,她发现了那个被掰开一面的纸盒子。里面还有大大小小一层湿湿的马铃薯皮。她伸手拿了起来,左右看着,将里面的马铃薯皮用自己肮脏的、皮肤干裂的手扒拉出去,并用骨节粗大的大拇指将盒子里